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49/307
S/1994/958
12 August 199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48、54、63、
90、91、92、95、98和99
开始进行关于国际经济合作
促进发展的全球性谈判
裁减军事预算
全面彻底裁军
宏观经济政策问题
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发展议程
社会发展、包括有关世界社会状况
和有关青年、老年人、残疾人和
家庭问题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九年

1994年8月8日

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1994年6月7日至10日在德国德累斯顿举行的国际行动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的最后宣言文本。

* A/49/150。

94-32733 (c) 180894 180894 18/08/94

A/49/307
S/1994/958
Chinese
Page 2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48、54、63、90、91、92、95、98和99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为荷。

德特勒夫·格拉夫·楚兰曹(签名)

附件*

(原件:英文、法文和西班牙)

1994年6月7日至10日
在德国德累斯顿举行的国际行动理事会
第十二届会议最后宣言

1. 国际行动理事会自1983年成立以来,一向讨论三个优先问题:(a) 和平与裁军;(b) 全球人口、环境、资源与发展问题的联系;和(c) 振兴世界经济。
2. 虽然冷战已经结束,过去几十年武器竞赛积聚的核武器仍然存在。目前着手消灭所有核武器的机会,应立即掌握。作为第一步,应先签订全面禁试条约并采取严格措施以制止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
3. 在这方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起格外关键性的作用。该条约于1995年审查时,必须加强不扩散制度,包括将条约延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并加强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强制性和必要性视察的权力。同时,五个核在国必须觉得一定要遵守它们在条约所作的承诺,裁减它们大批的核武器。
4. 北朝鲜政府不让根据《不扩散条约》进行视察,在区域上和世界上都造成不稳定。如果北朝鲜继续无视国际社会的明确意愿,应采取和执行必要措施,包括制裁在内。
5. 在后冷战世界,安全概念要重新界定,使包括非军事问题在内。这些问题中,最具挑战性的是世界人口急剧增加。到本世纪初,世界是16亿人口。到本世纪

* 本附件照收到原件印发,未经正式编辑。

末,一般预期世界人口达64亿。除非采取紧急措施,否则到2020年世界人口可能到达80亿,到2050年则可能达到惊人的100亿。全球有限的资源和能源如何能支持这种迅速的人口增加?粮食尤其成问题。世界粮食及农业组织应就人口及粮食的供需前景进行一次权威性研究,并提出建议。尤其应探讨供应问题,以提高粮食安全。

6. 1994年9月预定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是1990年代唯一一次议定具体行动的机会。这个会议必须就以下各点采取立即措施:

- (a) 方便取得避孕药具和提高其使用;
- (b) 延长女童教育及就学年期,最好直至14至16岁;
- (c) 提高妇女权利、地位、就业机会和取得生产性资源和信贷的机会;
- (d) 改善和扩充基本保健服务,包括诊所,特别是妇孺诊所。

7. 发达国家必须提供更大量的资金,发展中国家则必须重订其国家优先事项次序和预算分配办法,以执行建议的方案和措施。在国际一级,应采取一些鼓励措施,例如使建立有效的计划生育方案与官方发展援助之间挂钩;其他方法可包括以教育交换债务或拟议的全球非军事化基金。

二、

8. 南非和卢旺达是后冷战世界棘手问题的两个对立例子。一个是,一个国家从目标正确的国际制裁中得益,正在进行有希望的民主进程;另一个则完全相反,一个国家内,人民饱受痛苦,还滥遭杀戮,而国际社会几乎完全不予理会。

9. 内乱和种族冲突会产生一连串的反应,破坏社区和国家的社会结构,最后造成整个区域不稳定。要恢复稳定,国际社会在发生种族灭绝的情况或政府权力明显瓦解的其他情况,必须着手介入,不能以各种只顾自己利益的、诡诈的藉口,袖手旁观。

10.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必须起关键作用。必须对迄今为止纯属主权国家权力范围的领域,订定干预标准。

11. 虽然《联合国宪章》有部署国际部队的设想,这也许需要用以下两种办法予以加强: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一支常设志愿军部队;或者,为此目的指定国家特遣队。行动细节应立即制订。

12. 完全自由的武器买卖会助长内乱和区域性冲突。应建立一种有效管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弹道导弹和买卖常规武器的制度(包括制订适用于武器供应者和购买者的全球性规范、规章和限制)。同发展中国家的武器买卖,应大量减少和制止。为此目的,军事开支起过国民生产总值2%的国家,不应再具接受发展援助和资金的资格,但抵抗外来侵略的防御性军事行动除外。

三、

13. 在传统安全考虑之外的一些领域,也存在着战略方面的危险。

14. 对于国际犯罪集团这一新现象以及贩毒的毒害,必须采取国际警察行动。必须紧急制定有效的合作结构。

15. 在金融市场,汇率市场方面的派生活动和投机活动破坏世界经济和稳定。国际行动理事会重申要求在国际清算银行的主持下,紧急研究在全球一级建立健全的管理和监督安排的可行性,以及为此目的需采的实际步骤。

16. 国际行动理事会敦促所有国家迅速批准在马拉喀什签订的协定,该协定结束了乌拉圭回合,并且除其他外,设立世界贸易组织,规定一种新的解决争端制度,这种制度规定具有约束力的解决办法。应使世界贸易组织尽快开始执行职务,以期成为一个有效打击保护主义、区域主义和单方面主义的机制。

17. 后冷战世界需要重新审查全球多边组织未来的作用。国际行动理事会欢迎

由Andries Van Agt先生¹提出的关于这一主题的高级别小组的报告,并向国际社会推荐此一报告,请予考虑和采取适当行动。

四、

过渡中的世界经济

18. 有些人认为,苏联及其卫星国瓦解后,世界只有划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但现实情况显示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市场制度。所有这些经济体,其改革似乎大多数由于科技迅速发展而产生的变化造成,仅极少数由于正治或经济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取消造成。在所有经济体中,变化往往要付出代价。

19. 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过渡过程,受文化和政治以及经济结构的影响。强加根据完全不同情况或依据纯粹学术理论建立的所谓成功模式,注定失败。由于所有经济体在这一变化期间遭遇新的问题和挑战,最适当的做法似乎是采取一种谦虚态度,办求言行一致。

¹ 除Van Agt先生外,国际行动理事会的下列成员参加了会议:Olusegun Obasanjo(尼日利亚)和Ola Ullsten(瑞典),以及下列高级别人士:Ednan Agaev(俄罗斯联邦),Leszek Balcerowicz(波兰),Francis Blanchard(法国),Margaret Catley-Carlson(加拿大),Diego Cordovez(厄瓜多尔),Wim van Eekelen(荷兰),Kurt Gasteyger(瑞士),Lal Jayawardena(斯里兰卡),Tatsuro Kunugi(日本),Lord Lawson(联合王国),Emile van Lennep(荷兰),Samuel W. Lewis(美国),Hans Matthöfer(德国),Norman Myers(联合王国),Bengt Säve-Söderbergh(瑞典),Bernardo Sepúlveda(墨西哥),Kumiharu Shigehara(日本),Thorvald Stoltenberg(挪威),Shigeki Sumi(日本),Mamoudou Toure(塞内加尔),George Vassiliou(塞浦路斯)。秘书处为Hans d'Orville,Dragoljub Najman和Jens Flisber。

20. 1991年国际行动理事会在布拉格举行会议时,曾建议想改革的国家,步伐应放慢;解除管制和迈向市场制度的进程,应逐步进行;私有化也应逐步进行,尤其必须有一个安全网。

21. 前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似乎采取一种比较意识形态的处理办法--冲击疗法,结果造成严重的经济强盗行为和社会混乱。这些新国家要求外来支助和财政援助,以及开放发达国家市场,是合理的,应该尽最大可能予以满足。必须绝对表明的一点是,如果它们不提供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即建立一个可靠的法律框架以及对货币供应进行有效控制,则这种援助及它们本身所作的巨大努力,定会毫无成果。

22. 在欧及北美洲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周期经过一段异常长期的下降趋势之后,这些国家的社会现在面临结构上长期失业和失业增长的新问题。即使恢复增长的前景,也不一定就减轻这种情况。历史上空前富有的国家社会内失业的增长,使到若干国家内穷人越来越多,财富加速集中于越来越少的人之手。此外,还产生一种“工作穷人”的新阶级,其工作所得收入不足以满足其至低限度需要。

23. 国际行动理事会重申一项原则,即高度就业本身就是一个道德和政治目标。它反对我们对人类社会的一种了解,即越来越多的人变成领取福利金的人。恢复增长的成果应该用于资助进行上次经济衰退中受忽略以至妨碍调整进程的那些改革。

* * *

德累斯顿会议参加者如下:

一、 国际行动理事会成员

Helmut Schmidt(德国), 主席

Takeo Fukuda(日本) 名誉主席

Maria de Lourdes Pintasilgo(葡萄牙) 副主席

Andries van Agt(荷兰)
Oscar Arias(哥斯达黎加)
Lord Callaghan of Cardiff(联合王国)
Miguel de la Madrid Hurtado(墨西哥)
Malcolm Fraser(澳大利亚)
Kenneth Kaunda(赞比亚)
Olusegun Obasanjo(尼日利亚)
Roh Tae Woo(大韩民国)
Jose Sarney(巴西)
Pierre Elliott Trudeau(加拿大)
Ola Ullsten(瑞典)

二、特别来宾

Manfred Stolpe(德国)
Karen Brutens(俄罗斯联邦)
黄华(中华人民共和国)
Kim Hak Joon(大韩民国)
Henry A. Kissinger(美国)
Emile van Lennep(荷兰)
Robert Mc Namara(美国)
Isamu Miyazaki(日本)
Petr Pithart(捷克共和国)
Kazimiera Prunskiene(立陶宛)
Kalevi Sorsa(芬兰)
Jan Urban(捷克共和国)

George Vassiliou(塞浦路斯)

Thomas W. Howard(美国)

三、应邀记者

Michael Groth(德国) - Deutschlandfunk

Christian Kerl(德国) - Freie Presse, Chemnitz

Kim Dae-Joong(大韩民国) - Chosun Ilbo

Flora Lewis(美国) - The New York Times

Laurent Mossu(法国) - Le Figaro

Walther Stütze(德国) - Der Tagesspiegel

Nagaharu Hayabusa(日本) - Asahi Shimbun

Teruto Akiyama(日本) - Nihon Keizai Shimbun

四、高级工作人员

Hans d'Orville

Dragoljub Najman

Keiko Atsumi

Caroline Anstey

Jens Fischer
